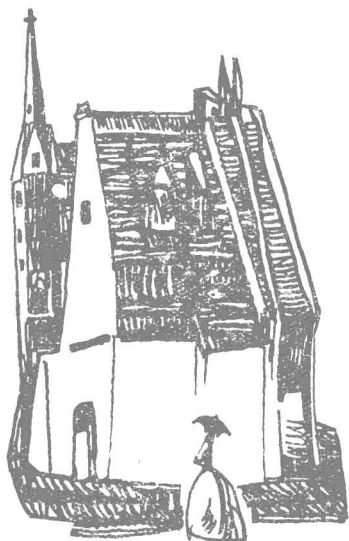


大卫·科波菲尔

〔英〕狄更斯 著

林汉达 译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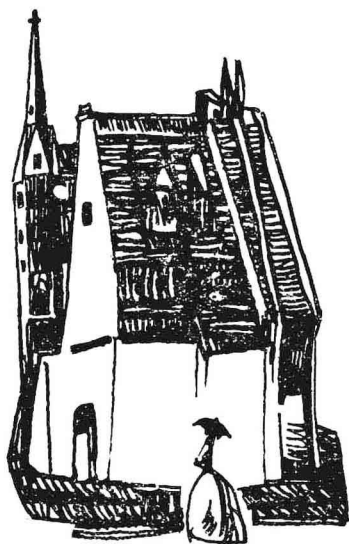


中国青年出版社

大卫·科波菲尔

〔英〕狄更斯 著

林汉达 译述



中国青年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大卫·科波菲尔》是世界著名文学家狄更斯的代表作品，是一部带有自传性的长篇小说。

大卫·科波菲尔坎坷的生活经历和作者的遭遇是分不开的。狄更斯是十九世纪英国第一个描写穷孩子生活的作家。

这本书是林汉达先生根据原著译述的，保留了全书的主要情节和主要人物。语言生动风趣，别具一格。

Charles Dickens

David Copperfield

J. M. Dent and Sons, Ltd, London

初版本 1850 年

译者的话

(1)《大卫·科波菲尔》这本书，原文叫《The Personal History and Experience of David Copperfield the Younger》，可以译成《小伙子大卫·科波菲尔个人的历史和经验》十六个汉字，好象有点儿太噜苏，旧翻译本叫《块肉余生》，挺文雅，就是太不通俗。现在简称《大卫·科波菲尔》。原书1850年出版，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 1812-1870)二十三种著作里头自己最心爱的一种，也是世界最有名的文学作品里的一本。狄更斯自己说：“在我的著作中我最爱这一本。做父母的对自己的儿女都爱，可也免不了有偏心。在我内心的深处我也有个偏爱的孩子。他的名字叫大卫·科波菲尔。”大卫·科波菲尔的历史和经验跟作者的遭遇是分不开的，特别是大卫小时候跟年轻时候的苦日子——他过的不合理的宗教生活、违反儿童心理的学校生活、工厂里残酷的童工生活等。这些穷苦和委屈的生活叫他热爱劳动人民，跟穷人和受委屈的人结成一条心。狄更斯是十九世纪英国独一无二的描写穷孩子生活的作者(法国的雨果勉强可以跟他相比)。字里行间充满了叫人哭笑不得的讽刺。他逗笑的笔尖上带着眼泪，眼泪里带着笑，这在这本书里完全可以看得出来。

(2)《大卫·科波菲尔》完全译出来有三四十万字，我老觉得太长点儿，因为狄更斯不但把主要人物和故事的发展写得非常细致，而且对附带的次要人物以及和本文没有

多大联系的“插曲”也用全力描写。这在过去也曾有人提到过,认为有时结构松弛,有些人物忽然上台,忽然下台,几乎是任意决定的。我不敢随便批评狄更斯的作品,我只为那些要阅读一些世界名著而又不能太花工夫的人着想,因此我费了很大的努力和多次的整理,把《大卫·科波菲尔》译成十二三万字。这儿我得交代一下。这种翻译不是每章都精简一下的意译,也不是断断续续的节译。我把翻译的重点放在大卫·科波菲尔和跟他有直接联系的人物上,尽可能地让这些故事很紧凑地连接起来,在这些地方完全保存原文,其他在我个人看来可以省略的部分就省略了。我觉得这种翻译很费力气,要是借这个因头把翻译看成马虎取巧的事,那可不是我的本意。

(3)《大卫·科波菲尔》是我随身带了好多年的旧稿,原意是要借着翻译这件事多收集一些北京话的词儿,作为一种方言的研究,所以初版和再版的译本(1951年,1953年,上海潮锋出版社出版)差不多全是地道的北京话,而且还夹杂了很多的北京土话。可是方言或土话并不是祖国语文发展的方向,为了避免提倡方言的误会,我决心把译文重新修改了一下,试用我心目中的普通话来写。我所说的普通话是指“以北京话为基础,减去太土的北京方言,加上南北通行的书面语”,也就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的普通话。我就向着这样一个目标努力。这一回的试验虽说不能叫我满意,可是叫我更感到汉民族共同语的重要,也就是现代汉语规范化的需要。我尽管很注意译文和语法这两方面,可是错误和不妥当的地方是难免的,希望读者多多指教。

译者 1955年9月

目 次

1. 我是怎么生下来的.....	1
2. 我懂事了.....	8
3. 我换了一个地方.....	15
4. 我现了眼了.....	22
5. 他们送我出去.....	36
6. 我交朋友.....	43
7. 我在萨伦学堂的头一个学期.....	48
8. 放了假,我乐了半天.....	54
9. 多咱也忘不了的一个生日.....	60
10. 家里没有人照应我.....	64
11. 我自个儿过日子.....	72
12. 我下了一个顶大的决心.....	79
13. 姑姑的主意.....	92
14. 我又开了个头.....	98
15. 来了一个人.....	105
16. 回想起我做学生的时候.....	109
17. 我去见见世面.....	116
18. 我挑了个行业;我浪荡.....	125
19. 天使跟恶魔.....	131
20. 我当了俘虏.....	139

21. 特拉德尔	145
22. 两个灾害	152
23. 魂灵飞上天	157
24. 一个跟斗栽到地	164
25. 拚命干	171
26. 朵拉——一朵小花儿	174
27. 成了亲的那些日子	180
28. 娃娃夫人	186
29. 到外国去	193
30. 爱妮斯——我的明灯	198

1. 我是怎么生下来的

人家说我是星期五^①晚上十二点钟生下来的。挂钟的“当当当”跟我的“哇哇哇”响到一块儿了。我跟临近的老太太们压根儿^②就没见过面，更甭说^③谁认得谁了，可是她们倒挺喜欢照应我，说我生在这个坏日子，坏时辰，命里注定了一辈子倒霉，还说在星期五半夜生的孩子能瞧得见鬼。就拿头一句话来说，用不着我赖，我这半辈子就可以看出是真的还是假的了。再说第二句话，我可还没有这份本事。要是真能见鬼的话，倒挺好玩儿的。我是带着衣胞生下来的。人家说这样的衣胞挺贵重，谁买了就一辈子也淹不死。我的衣胞贱卖，报上登着广告，要价十五个基尼^④。不知道水手们那时候手里紧^⑤呐，还是他们乐意花钱去买软木背心，我可说不上了。反正，花了广告费，衣胞没有人要。一直等到过了十年，我亲眼瞅着自个儿身子的一小块东西当着好些个人吆唤着卖。我还记得有一个老太太出了有限的几个钱就买了我的衣胞。后来全村都知道我的衣胞真挺灵

①星期五——英国人迷信为忌讳的或不吉利的日子 ②压根儿
yàgēnr——根本 ③甭说——“甭”(béng)，“不用”的合音 ④基尼——
英国的一种金币，值二十一个先令 ⑤手里紧——经济困难

的，甬说那个老太太没淹死，说真的，还活到九十二岁，挺自在，地归了天呐；因为她一辈子没挨着过水，除了喝茶的时候。

我生在布兰德斯通，是个遗腹子。我眼睛一睁开，我爸爸的眼睛早就闭上六个月了。爸爸压根儿没见过我，我光见过爸爸坟头上的石碑。我快生下来的那天，我妈精神很坏，身子又挺软弱，一个人坐在炉子旁边，掉眼泪，叹气，心里想着自个儿这一辈子，跟快见世面的这个没有爸爸的小累赘。那时候正是三月里，整天刮着风。她又伤心，又害怕，猛一下子瞅见一个不认得的妇女从园子里走进来。那就是我的姑奶奶贝西·特洛乌德小姐。

贝西·特洛乌德小姐是我爸爸的姑姑，我的姑奶奶。她嫁了一个比她年轻的小白脸。那个小白脸不光长得漂亮，打起老婆来也是一把好手。他老跟姑姑^①要钱，据说有一回拿不着钱，就一死儿^②要把她从二层楼上扔下去。因为这个，姑姑给了他好些个钱，两个人都乐意分开。钱刚一到手，他就上印度了。听说后来死在那边了。姑姑也满不在乎，一分开了，就又使^③她自个儿的名字，在老远的海边上买了一所小房子，怪清静地住下来了。

姑姑本来挺疼^④我爸爸的，后来为了不答应他的亲事，说我妈是个小腊人儿，两个人就别扭开了，从这儿起^⑤不再见面。姑姑可没见过我妈，光知道娶她的那年，妈还不到二

①姑姑——原文“姑姑”跟“姑奶奶”(姑婆)通用，以后都叫“姑姑”，显着亲热，其实就是“姑奶奶” ②一死儿——死命地，不放松地 ③使——用 ④疼——爱 ⑤从这儿起——从此

十呐，爸爸的年纪可比她大上两倍。再说，爸爸又是病病歪歪的，娶她才一年，爸爸就死了，又待了半年，才生了我。

我妈也没见过姑姑，可挺怕她，连提都不敢提。那天见了这位进来的妇女，瞧她那个神气，就猜准了是姑姑。姑姑也不拉铃，也不敲门，反倒一扭身站在窗户外头，鼻子尖贴在玻璃上，挤得又扁又白。我妈见了，突然吓一大跳。也许就因为吓了这么一跳，才害得我在星期五晚上生下来。

我妈慌里慌张地站起来，躲在屋子的墙犄角里头。姑姑对着我妈皱了皱眉，拿手一比划^①，叫她出来开门。我妈只好听她的，开开了门。

姑姑见我妈穿着孝，就说，“你大概就是科波菲尔的媳妇儿吧。”我妈有气无力地说了个“是”。姑姑说，“我就是特洛乌德，你大概听说过这个人吧。”我妈心里虽说不乐意，表面上还得和颜悦色地说当初听见提起她的时候就挺高兴。姑姑说，“早先你光是听说，这会儿让你瞧瞧吧。”妈请她进来。两个人一坐下，妈可就哭起来了。

姑姑一连串地说，“咄，咄，咄！别这么着！”妈老哭，哭，哭了个够。姑姑说，“孩子，把帽子摘下来，让我瞧清楚点儿。”妈不能不依着她，手打着哆嗦，赶紧把帽子摘下来，又密实又好看的长头发都披在脸上了。姑姑说，“哎，哎，哎，简直是个小姑娘儿！”

说真的，妈真挺年轻，她的模样可比她的岁数还透着^②年轻。她低着头，好象年轻是她的错似的，抽抽噎噎地说，

①比划——做手势 ②透着——显出

“是啊，我是个小姑娘儿，还是个小寡妇儿，要是死不了哇，又快当小妈妈儿了。”姑姑拿手撩了撩妈的头发，妈觉得这一撩倒还有点儿体贴劲儿。

太阳压山老半天了，两个人坐在炉子旁边，半天谁也没言语。末了儿，姑姑说，“呃？你约摸着什么时候儿能生啊？”妈吞吞吐吐地说，“我老觉得浑身打战，知道我非死不可！”“不，不，不！别这么说。喝点儿茶吧。”妈没指望似地^①说，“唉，喝茶顶什么？”姑姑说，“准保顶事。别胡思乱想了。我问你，你的丫头^②叫什么名字？”

妈挺孩子气地回答说，“妈，我怎么知道准是个丫头呐？”姑姑晃着脑袋说，“真是！我是问你：你的使唤丫头叫什么名字？”妈说，“哦，她叫辟果提。”姑姑眉头一皱，说，“什么？辟果提？这象个什么名字！是个人名儿吗？”妈低声下气地说，“是她的姓。她的名字跟我一样，科波菲尔活着的时候就叫了她的姓。”

姑姑拉开客厅的门，扯开了嗓门嚷着^③，“来呀，辟果提！端茶来！少奶奶不舒坦^④。别闲着。”她发了令，等着，直到辟果提吓了一大跳，一手拿着蜡烛，一手端着茶进来，姑姑才把门关上。完了按原来的样儿坐下，撩起裙子，两只脚搁在炉子上，两只手按在大腿上，又跟妈说，“你刚才说不知道生下来的是男是女，我可敢说，准是个女的，还非是个女的不可。孩子，等你的丫头一生下来——”

“也许是个男的呐，”妈大胆地说了一句。姑姑立时驳

①没指望似地——失望似地 ②丫头——使女或女孩子的昵称或贱称

③嚷——叫 ④舒坦——舒服

她，说，“我刚才不是告诉你了，是女的，准是女的，你别跟我闹别扭。你的丫头一生下来，我得好好儿照应她，当她的保护人，你得把她叫‘贝西·特洛乌德·科波菲尔’。这一个贝西·特洛乌德准保一辈子不受人欺负，不能糊涂。得好好儿有人管教着她，保护着她，不能让她傻瓜似地把真心送给不配给的人。她的事儿我都得给她担负着。”她说一句话，脑袋上的筋一爆，好象使劲压着自个儿的委屈，不让它显出来似地。妈光觉得害怕、迷糊、不塌实，不知道该怎么说。

姑姑歇了歇，换个口气，问妈，“孩子，科波菲尔活着的那时候待你怎么样？你们两口子^①合得来吗？”妈说，“那时候我们挺好，他待我挺好。”

“哦，”姑姑说，“也许把你惯坏了^②。”妈抽噎着说，“是，也许把我惯坏了。到这会儿一个亲人也没有，孤零零地光凭自个儿过日子，更觉得是他把我惯坏了。”说着，又哭了。姑姑拦着她，说，“别哭别哭。哭不光于你没有好处，就是于我赶明儿^③要管教的小姑娘儿也没有好处。歇歇儿吧。”

妈太伤心了。辟果提拿着蜡烛一照，瞧见她的脸色变了，就搀她上楼，让她躺在床上。一边打发她的侄儿海穆请大夫^④去。（海穆是辟果提偷偷儿请来帮忙的，连妈都不知道。）不大一会儿，海穆领着祁力普大夫来了，才瞧见客厅里还有一位不认得的太太坐着，左胳膊肘^⑤上挂着帽子，耳朵

①两口子——两夫妻 ②惯坏了——娇养惯了 ③赶明儿——将来
④大夫(dài fu)——医生 ⑤胳膊肘(gebōzhǒu)——手臂上节和下节中间向外突出的部分

里塞着棉花，真怪！妈又没告诉辟果提，海穆跟大夫更不知道。祁大夫急着上楼，也没留神。等他瞧过了妈，又下来，才跟这位妇女面对面地坐在客厅里。

这位祁大夫是男人里头顶怕难为情的了，走道怕踩了蚂蚁，说话怕吓着人，谁也没听到他发过脾气。这会儿坐在那儿，不知道该怎么着才显着有礼，又不敢说话，光是歪着脑袋，显出又恭敬又丧气的样子。为了不叫人闷得慌，祁大夫想献个殷勤，他瞧见姑姑耳朵里塞着棉花，就向姑姑行了个礼，轻轻地拿手指头碰了碰自个儿的左耳朵，说，“有点儿小毛病吗，太太？”

“什么！”姑姑猛一下子把棉花塞儿揪^①出来，好象揪出个木塞似地。祁大夫有点儿慌了。后来他告诉妈说，那时候总算还没吓坏，就挺温和地又说了一句，“有点儿小毛病吗，太太？”

“胡说！”姑姑一下子又把棉花塞进去。

祁大夫不敢再言语，楞头楞脑地^②坐着，瞅着炉子里的火苗，直等到再叫他上楼去。

待了一刻钟，他又下来了。姑姑揪出了棉花塞儿，问他，“怎么着？”祁大夫回答说，“没什么，太太，慢慢儿来，太太。”

“咄，什么话！”又把棉花塞上了。

又搭不上话了。他胆小地坐在那儿，眼睛对着火苗，呆头呆脑地坐了两个钟头，直等到再叫他上去。待了一会儿，又下来了。姑姑又揪出棉花塞儿来，问他，“怎么着？”祁大

①揪(jiū)——用手拉

②楞头楞脑地——呆头呆脑地

夫又说，“没什么，太太。咱们，咱们慢慢儿来。”

“哟!!!”姑姑大声直嚷。吓得祁大夫差点儿趴下去。他再也受不住了，就偷偷地溜了，坐在黑咕隆冬的^①楼梯上，直等到再叫他上去。末了儿，他下来跟姑姑说，“喂，太太，大喜，大喜。”姑姑尖着嗓门问他，“喜什么？”祁大夫吓了一跳，强挣扎着，定了定神，陪着笑脸向她哈了哈腰^②，可说不出话来。姑姑大声地说，“嘿，你干么！你这个人会说话不会呀？”

祁大夫挺和气地说，“太太，您别着急呀！太太，您放心吧。”没想到姑姑没重重地摇他一下，光是起劲地摇着自个儿的脑袋，这就够叫祁大夫打战的了。他鼓足了气儿说，“大喜，大喜，太太，什么都挺好，挺好。”姑姑瞪着他，光等着他说出孩子的事来，他可没说。姑姑叉着手，胳膊肘上还挂着帽子，问他，“她怎么着了？”

“哦，她挺好，什么都顺当。年轻的产妇象这么个样儿总算不错。您去瞧瞧吧，好叫她宽宽心。”姑姑说，“那她呢？她怎么着？”祁大夫歪着脑袋，怪纳闷地^③瞅着姑姑，正象一只小鸟儿。姑姑就说，“我问你，孩子，那个小丫头儿怎么着了？”

“哦，哦，哦！”祁大夫这才明白过来了。“我当您早知道了呐。哦，是个少爷。”

姑姑没言语，拿起帽子，往脑袋上一扣，转身就跑出去了。从这儿再也不露面了。

①黑咕隆冬的——漆黑的，黑暗的
闷地——很奇怪地

②哈腰——弯腰，鞠躬

③怪纳闷地

2. 我 懂 事 了

我从小就记得顶清楚的是我妈，年轻，漂亮，头发又密实又好看，还有那位脸蛋跟胳膊红得跟苹果似的保姆辟果提。我老想着，为什么小鸟儿不象啄苹果那样儿地去啄辟果提呐？还有呐？让我想想。

还有我们的房子、厨房、后园……对了，后园里有一只公鸡，老站在高地方打鸣儿^①。我一看见它，它好象老是盯着瞧我，真叫我害怕，吓得我直打哆嗦。还有几只鹅老伸着脖子追我，吓得我连做梦也瞧见长脖子的玩意儿。

星期天晚上，妈念圣经给辟果提跟我听。有那么一回，念的是拉撒路复活的故事^②。你想，死了的人又爬起来了，够多吓人哪。我吓得睡不着觉。她们弄得没法儿，就把我从床上抱起来，把卧房窗户外头的坟地指给我瞧，让我放心吧，死人全都老老实实地在月亮底下的坟里躺着呐。

星期天我们上教堂里去做礼拜。教堂里的椅子背多高哇！座儿旁边就是窗户，从窗户里瞧得见我们家。做礼拜的时候，辟果提老爱回头瞧我们的房子。她要知道有小偷进去了没有，着了火没有。辟果提可以随便瞧，我可不能那么随便。我要是东瞅西瞅的，她就向我皱眉头，翻白眼了。我得规规矩矩地站在座儿上，眼睛瞅着牧师。老瞅着他多难哪。要是他看见我这么盯着他，问起我来呢？张着嘴，瞪

①打鸣儿——鸡啼
②拉撒路——耶稣叫死了的拉撒路复活，见《新约》约翰福音第十一章

着眼睛看人，真不容易。我得换换花样。我就瞧瞧妈，妈假装没瞧见我。真没劲儿。我瞧瞧站在过道上的一小孩儿，他对着我做了个鬼脸。我只好看太阳光。太阳光是从门外走廊那边照进来的。我就顺着太阳光瞧过去，瞧门，瞧走廊——哈，走廊里有一只羊，站在门外，想进来，又不敢进来，好象还没拿定主意。我不敢再瞧了。我自个儿知道，要是再瞧下去，我准得跟它打招呼，大声说话，那怎么行呐！我赶紧把脑袋扭过来，瞧瞧墙上的纪念碑，就想起死了的牧师：他得病的时候，不知道请过祁大夫没有，祁大夫也许没有办法。一想到祁大夫，不由得瞧瞧他。他戴着一条挺干净的硬领。我又从硬领瞧到讲台。啊，那讲台好象一座炮楼^①，在这儿玩多够味呀！我能把守炮楼，要是再有一个孩子上台阶来攻，那可多好哇。我瞧瞧这个，想想那个，慢慢儿不知不觉地眼皮就合上了，只听见牧师模模糊糊地跟哄孩子睡觉似地^②，又好象什么也没听见。忽然“扑通”一声，有人摔在地下，甬说，那准是我。大概是辟果提把我抱出去了。

秋风把夏天吹走，一忽儿冬天到了。有一个下午，我跟妈在客厅里玩着跳着。妈跳得上气不接下气，倒在靠手椅上歇一会。我定神瞅她不是拿手指头卷着发亮的头发，就是伸一伸细溜溜的腰。我比什么人都懂得她：她爱漂亮，还为自个儿长得这么漂亮觉得挺得意。

有一天晚上，辟果提跟我坐在炉子旁边。我念着鳄鱼

①炮楼——碉堡

②哄孩子睡觉似地——唱催眠曲似地

的故事给她听。她准听傻了，也许是我念错了，她听了之后还当鳄鱼是能做菜吃的鲜鱼呐。我念累了，真想睡，可是妈上隔壁去的晚上我得晚点儿睡。我宁可在炉子旁边累死，也不愿意自个儿去睡。我准得等妈回来。我真累得慌，再一瞧，辟果提的身子变大了，越来越胀，胀得挺大挺大。我拿手指头撑开眼皮，留神一瞧，她还是手指头上戴着顶针做活呐。我连眼都不敢眨巴^①一下。我知道，要是一马虎，不看她，甬多，一秒钟就得连我自个儿都没有了。

我突然问她，“辟果提，你嫁过人吗？”

辟果提说，“哎呀，大卫少爷！你怎么问起嫁人来了呐？”她挺纳闷地反问了一句，这倒把我吓醒了。她搁下了针线，看着我，连线从针眼里脱落了都不知道。

“我是说你嫁过人没有？辟果提，你长得挺好看，对不对？”

“我长得好看？”辟果提说，“啊，宝贝大卫，我不好看。怎么你的脑袋里会有这个念头呐？”

“我也不知道。辟果提，你一下子不能嫁两个人，对不对？”

“那甬说啦，”辟果提说得挺干脆。

“要是你嫁了人，他死了，你可以不可以再嫁一回呀？”

“这得看各人的心意。”

“你呐？”

“我？我没嫁过人，我也不想嫁人，我就爱这么着。”

① 眨巴 (zhaba)——霎眼